

青·春·美·文·精·萃

QINGCHUN MEIWEN JINGCUI

邓阿宁 邓龙健 选编

放飞青春鸟

唤醒生命挚热真情

唤回青春鸟

锁住人生娉娉情思

岁月走廊

SUIYUE ZOULANG

岁月走廊

邓阿宁 选 编
邓龙健

西藏人民出版社

青春美文精萃

责任编辑:张慧霞

封面设计:王 铎

理工大
青春美文精英
岁月走廊

邓阿宁 邓龙健 施编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都江堰市九兴印刷厂印刷

※

开本:1/32 印张:25.5

字数:500千字 印数:3000

1999年9月第一版 1999年10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23—01102—5/I·264

定价:38.40元(单册定价12.80元)

目录



一·玫瑰花房

永不诉说	2
麦草莲	5
玫瑰花房	11
走出玻璃瓶的女孩	15
以吻作别	19
为了一个美好的约定	24
毕业时我们无处逃遁	27
走过那个城市	31
冬舞夜未央	34
纸飞机年代	39

二·唤醒真情

傻友情真	43
最珍贵的礼物	46
你又犯了同样的错误	49
师恩难忘	53
青春的盒子	56
Pen Friend:	
我的祝福永远等你	59
唤醒真情	62
谢谢父亲的柔情大棒	66
鸢尾花环	71

三·梦碎华衣

慈父	77
三十年的期待	80
写条裤子给爸爸	83
情感列车	85
我的父亲是谁	88
父与子	92
秋灯	96
醉酒的父亲	101
梦碎华衣	104
认识父亲	107

四·让我为你唱支歌

云中谁寄锦书来	114
---------	-----

我从这里走上不归路	118
永远的白玉兰	121
幸福的敲门声	126
站在城市的屋檐下	130
难忘的陌生妇人	133
承担误会	136
让我为你唱支歌	139
父亲沉重如坯	142
母爱,超越生命的爱	146
走近好人	148
天上掉下个好妹妹	151
<u>五·放飞生命</u>	
叫声哥哥	156
最后的约会	161
放飞生命	166
妈妈的梦幻	169
牵着你的手	173
藏心亭	176
捐赠天堂	180
<u>六·五瓣丁香</u>	
结杜子	184
五瓣丁香	187
最后的情感	189
迟来的午餐	193

执子之手 198

七·朴素家园

遗憾到永远 202

爷爷的压岁钱 206

爱是一只不死鸟 209

姐姐最美 213

十五岁的选择 217

朴素家园 221

八·牵挂

牵挂 225

丑娘 228

亲情永续 231

咖啡之约 234

两次相见,又会怎样 237

母亲的池塘 242

青春无底片 245

穿旧鞋的父亲 250

一把吉他 254

春雨夜,人未归 257

握住母亲的脚 261

母亲在墙外等我 264

一·玫瑰花房



自从小病友出现之后，那所从来没有过生机的房子，开始有玫瑰怒放。



永不诉说

□佳 丽

你有和异性单独相处几个夜晚的经历吗？如果有，请千万记住——



我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刚领了安置费和月工资，学校就放暑假了。精神上的松弛和经济上的独立令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我决定去远一些的地方旅游，顺便探望几个神交已久，但尚未谋面的诗友。

时值 80 年代中后期，旅游业远不及现在发达。所谓旅游就是到能有人给解决住宿的地方转一转，这样吃住方便。我先到北京同学处，又去了郑州朋友处，又赶到连云港与一位女诗友见了



面，最后踏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

到火车站来接我的是男诗友乔。他在一所中学任历史课教员，年长我七八岁，那时也有三十岁了，因为对诗的痴迷和爱恋，他一直都没有谈女朋友。

上海太大了，我坐在拥挤的汽车里大约有半个世纪的时光，乔终于对我说，咱们该下车了。我随他在窄窄长长的弄堂里穿来穿去，等坐在我“临时旅馆”的沙发上时，我离开火车站已经三个小时了。乔笨拙地给我做了热汤面，说，这算夜宵吧。这里条件不好，是解放前几年盖的房子，叫石库门房，没有下水道，但是典型的上海民居，很有地方风味的，连厕所也是老式马桶呢！

又窄又黑又陡的木质楼梯已经害得我心跳过了一百次，还要下去上厕所我不被吓得背过气去？！我颤着声问，这层楼还有别的人吗？乔说，这种房子每层只一家，现在我们楼下这间没人住，听到有人上来就准是来这里的。天哪，就是说如果有人蓄意谋杀的话，堵在楼梯口是绝对没有别人知道的。想到此，我觉得无论如何不能住这儿了。但此时已是更深夜静，我与乔初次见面的拘谨还未完全消失，怎好开口提及？况且乔也是一番好意，费尽千辛万苦在举世闻名住房紧张的城市借来了这间有浓郁特色的房子，委实不易，只好拖住乔，与之进行彻夜长谈吧。

到了东方出现鱼肚白的时候，我终于挺不住了，奔波了一天，又一夜未合眼，未免哈欠连天。乔说，你睡吧，我也靠在沙发上眯一会儿。我挣扎着不肯，眼皮艰难地支撑着，最终无奈地合上了。



上海的第二个夜晚来临时，乔送我至楼下，说，昨夜你没睡好，今天早点睡吧。“不——”我被自己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尴尬地笑了一下，低头说：“我不敢一个人上去。”

乔只好陪我上楼，然后告诉我：“我知道你会害怕的，所以做了在这里陪你的准备。你安心地睡吧。”陪我过夜？莫不是有什么叵测之心吧？我可是尚未婚嫁的大姑娘，日后如何向男友交待？知人知面不知心，也许是早就设好的圈套，真个是男人没有好东西。我竟有些愤愤然了，哼，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样！

我执意不熄灯，合衣躺在床上假寐。当我迷迷糊糊睁开眼时，天已大亮，身上多了条被子，乔已在外面准备早餐了。

第三天晚上，我们洗漱完毕，各自躺在自己的床上，熄了灯。黑暗中，传来乔的声音：“未婚男女同居一室，如此纯洁，心无旁骛，会有人相信么？”“也许——会吧？”我感到自己的声音底气不足。别人是否相信，于我，十分重要。“可我们真的没什么呀。”

“最简单的，就是不要叫人去评价，说是或不是。”乔很哲理地说。

在随后的几个晚上，我们仍这样和谐地相处着，让白天疲惫的身躯在夜晚得到安歇，让活跃的精神在睡前去畅游。劳逸结合，其乐融融。所有旅程中，唯有这一段最开心、最浪漫、最刺激。

旅游结束，我返回我所在的北方城市，认识我的人都问我出去玩得怎样，我回答说开心极了。

我知道，这种事情只能永不诉说。



麦 草 莲

□红 狐

它有灿灿烂烂的白花，
嫩嫩黄黄的花心
明明已经开败了，花却不枯萎
死了也是干花，鲜活如初，
透着生命的精神



从街心花园向东望，是市立医院镶着红十字的病房楼，每到下午，夕阳就从每扇窗子的玻璃上斜斜地划过去，自西向东依次反光。穿着一色蓝白条纹病号服的人看起来都没什么区别，纷纷在阳台和窗口前漫无目的地张望，或者三三两两到这街心花园来散步，表情悠闲，行动柔和缓慢。

陆扬无论如何不能把眼前这张脸同其他毫无特色的脸混同起来，尽管她也穿了同样的病号



服。这年轻的女孩与医院肃穆的氛围不调和，与街心花园的闲散不调和，与其他病人的安详不调和。她像是从莫名其妙的地方莫名其妙地冒出来坐到他面前的，看上去不过十六七岁，肤色稍有些苍白，眼睛不大，笑起来就眯成一对小月牙儿。那身病号服与她头上一顶红色绒线帽搭配在一起，感觉有点滑稽。

她歪头端详着他面前摊开的课本和笔记，包括笔记本上他的名字。“陆——扬，名字挺好听的嘛，你是学生？”

“不像吗？”陆扬也歪歪头。他这会儿被课本里的内容搅得发昏，并不介意一个莫名其妙的女孩子跑过来问莫名其妙的问题。“你也并不像病人呀。”

女孩得意地笑了，眼睛又眯成一对月牙儿。“我每天都看着你到这儿来对着课本发愣，挺好玩的。”

陆扬朝着病房大楼的窗子瞟了一眼，“你在哪一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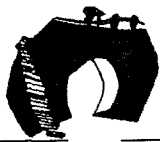
女孩狡猾地摇一摇头。“不告诉你。”

“那——你得的是什么病？”

女孩的眼光转开，在街心花园里扫了一圈，“谁知道，管它呢。原来我最盼着得场大病好不去上课，这会儿如愿了，可我偏偏又想回去上学。对了，你上几年级？”

“我没上学。”陆扬犹豫着，拿不准跟这女孩子说到什么程度，“我妈有病，我只上完中专就出来工作了，可现在工厂不景气，我想另找工作，学历又太低，所以就想再上学。这不，马上就到成人高考了，我想试试能不能考上。”

“这样呵。”女孩子手托着下巴，听得很认真，“那你能跟上吗？”



“挺吃力，要不怎么老发愣呢。”他故作洒脱地摊摊手，不知道她会不会察觉他藏在洒脱下的无奈，“很多东西我都没学过，课本我也没借全。不过，我没别的路好走，家里没路子，要是自己再不努力，也许这辈子就废了。”

“哦——”女孩子沉思了一会儿，目光忽然灵活地一转，“也许……也许我能帮你呢。”

“你能帮我什么？”

“别小瞧人呵，我上高三了，本来今年七月要参加高考呢，在班里我可从没下过前五名。”她脸上的自信和骄傲随着下巴一起向上一扬，“你以为我只是个病人啊？”

“再有十来天就考试了，你帮也来不及了。”陆扬苦笑了一下，“我已经想好了，今年不行，明年再考，反正我还年轻。”

“这还差不多。”女孩子下意识地用指尖在石桌面上敲着，好一会儿才说：“那么——这样吧，你什么时候考试？”

“下星期六和星期天。”

“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女孩自言自语。陆扬没听清楚，“什么？”

“我要动手术了，大夫说就在这几天。这几天我可能出不来了，不过——”她抬起头向病房楼望着，“五楼上那扇窗子，看见了没有，窗台有盆花的那一间——”

“看见了，那是什么花？像盆韭菜似的。”

“才不是呢。”女孩子嗔怪地瞪他一眼，“那是麦草莲。”



“麦草莲？”

“就要开花了，开出的花是白的，花心是嫩黄的，能开好多天呢。我一直想如果它能开到我做完手术还不败，那我的病就会好，如果它败了的话……”

“你们女孩子就是这么迷信。”陆扬把她的话截断了，“你又没有什么大病，别吓唬自己。”

女孩子笑了。“如果动手术，那我肯定得在床上躺一阵。等你考完试就来找我吧，告诉我你考得好不好，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补课，明年一起参加高考，怎么样？”她说站着站起来，“你好好复习吧，争取考得好一点，别让我太失望了。这几天我就不打扰你了。”

“哎，”陆扬唤了她一声，又迟疑了一下，“提个问题行吗？”

“什么？”她的表情有一点警觉。

“你干嘛戴那么一顶帽子？我是说，你戴那顶帽子不好看。”

女孩子垂下眼睑，似乎想笑，却没笑出来，“没办法，我做化疗时头发全掉光了，临时找了这么一顶，凑合戴呗。”

陆扬一呆。女孩子已经走远了。一连几天，女孩子真地没有再出现，莫名其妙地消失得如同出现时的莫名其妙一样。陆扬依旧每天下午来街心花园看书，看得累了，就抬起头望摆着麦草莲的那扇窗口。那女孩子从没在窗口出现过，可那盆名叫麦草莲的花已经开花了，灿灿烂烂的一片白花点缀着嫩黄的花心，在一丛绿叶中显得那么娇柔那么楚楚动情。也许那女孩子



喜欢躲在花丛后面悄悄地注意他，他想。这么想着，他就逼自己把心思收回到书本上，他不愿让那女孩再看到他走神。

考试的情况并不理想，这在陆扬意料之中，不知怎的他倒没有悲观，只打定主意来年再考。最后一门结束后他匆匆赶到医院，在楼下就看见窗口那盆麦草莲依然盛开着。没想到这花的花期这么长——他一边想，一边上五楼，找到窗口后的那一间病房。来苏水的味道很浓，三张病床都有人躺着，可是没有那笑起来有对月牙儿般眼睛的女孩子。他朝窗口望去，没错，是这一间。正拖地的年轻护士转头打量愣在门口的他。问道：

“找谁？”

“我——”陆扬迟疑着，“有个女孩子，她不住这一间吗？”

“什么样的女孩子？”

“她……”陆扬抓了抓头发，“我也说不清楚，这盆麦草莲——”

“那——你是不是陆扬？”

“是我。”

“啊，明白了。”护士脸上现出一种奇特的表情，“你跟我来。”

陆扬忐忑不安地跟着护士来到值班室，说不上怎么回事，竟不敢开口提出任何问题。“哪，”护士指指墙边一个纸箱，“那是你的，她留给你的，”她的语气淡淡的，表情也淡淡的，“你拿走吧。”

“是——是什么？”陆扬忽然觉得自己有点像做梦，想走



过去，双脚却不听使唤，“她呢？”

“她死了。一个星期前。”护士的语气还是淡淡的，“她得的是血癌。”

“她——”“她说过你的事。她把她所有的初中和高中课本都带来了，说如果你来就送给你，让你好好复习，明年争取考上。”

“她怎么会……”

“她没有告诉你她的病情吧？其实她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她说她挺高兴的，到这时候还能帮助别人。”

“可是——”

“还有，那盆麦草莲，她说如果你喜欢也可以拿走。她不让家里人带走，说那可能会影响你的考试。”

陆扬恍恍惚惚地跟着护士回病房去，护士帮他把花盆放在他紧紧抱着的一箱课本上面。“这是她最喜欢的花，”护士的语气依旧淡淡的，“这花很怪，明明已经开败了，花却不枯萎，一直到风干了还跟开着一样。”

陆扬抱着花和书箱下楼去，小心地用下巴在那丛花上触了触，花真地已经干透了，扑簌作响。一滴眼泪掉在花上，打得花丛一颤，他歪过头，看见一张卡片藏在里边，隐隐约约端端正正写着几个字：努力啊，我在天上盯着你。